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H U I M I E

毁灭

(苏)法捷耶夫 著 藤章斌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H U I M I E

毁灭

(苏)法捷耶夫 著 藤章斌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童 睿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毁灭 /（苏）法捷耶夫著；藤章斌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8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389-9

I. ①毁… II. ①法… ②藤…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0926号

毁灭

（苏）法捷耶夫 著；藤章斌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5910327/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2.5

字 数：210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389-9

定 价：19.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1 莫罗兹卡	1
2 密契克	9
3 第六种感觉	18
4 孤独	25
5 庄稼人与矿工	31
6 莱奋生	44
7 敌对者	54
8 第一步	63
9 密契克在部队里	75
10 覆灭的开始	86

11 苦难	98
12 路途	111
13 包袱	126
14 麦杰里察的侦察	140
15 三个死	154
16 沼泽地	172
17 十九人	186

1 莫罗兹卡

莱奋生走下石阶来到院子中，他那把刀鞘碰瘪了的日本军刀在台阶上撞得锵锵作响。田野里吹来一阵阵荞麦蜜的香味。头顶上，七月的艳阳在炎热的、淡粉色泡沫似的云彩里慢慢浮动。

传令兵莫罗兹卡一边在平铺的苫布上晒燕麦，一边用皮鞭轰赶一群讨厌的珠鸡。

“把这个送到沙尔狄巴的部队，”莱奋生把一份公文递给他，说，“顺便告诉他……不，不用了，都写在里面了。”

莫罗兹卡不怎么高兴，他头一扭，轻轻地挥着鞭子。他不想去。他不喜欢这些枯燥乏味的出差以及没有人需要的公文，最令他讨厌的是莱奋生那双与众不同的眼睛。这双大而深邃的眼睛像湖水一般，将莫罗兹卡连人带靴子都吸了进去。并且在他身上还能看见许多恐怕连莫罗兹卡自己也未必能意识到的东西。

“坏蛋”，传令兵心里嘀咕着，眨巴着眼睛，受了什么委屈似的。

“你怎么站着不动？”莱奋生发怒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队长同志，不管到哪儿去，开口闭口就是莫罗兹卡。似乎除了我，队里就没有别人了……”

莫罗兹卡特意称他“队长同志”，好显得正式点儿，平时他只喊他的姓。

“那你是让我自己去吗，啊？”莱奋生挖苦地问。

“你自己去干吗？有的是人……”

莱奋生觉得他实在是不可理喻，只好态度坚决地把公文往口袋里一塞。

“去把枪还给军需主任，”他口吻极为平静地说，“交过枪，你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去。我这里不需要捣蛋鬼……”

河上吹来的微风拂乱了莫罗兹卡不听活的头发。仓库边枯萎的苦艾丛里，永不知倦的纺织娘好像在锤打着炙热的空气。

“不要急嘛，”莫罗兹卡耸着脸说，“信给我吧。”

他把文件往怀里一揣，与其说是对着莱奋生，还不如说是自言自语地解释道：

“让我离队，不可能办得到，交枪就更不行了。”他把沾满尘土的军帽推到后脑勺上，说到最后，声音忽然变得兴奋响亮起来：“我们来做这个，为的可不是你那双漂亮的眼睛，我的伙计莱奋生！我像矿工说话那样直接对你说吧……”

“这才像话嘛，”队长乐了起来，“可是刚开始你硬是不肯去……傻瓜！”

莫罗兹卡揪着莱奋生的一个钮扣将他拉过来，压着嗓门，好像说什么秘密似地说：

“我啊，刚打算到医院去找瓦留哈，啥都准备齐全了，可你偏让我去送公文。所以，你才是笨蛋呢……”

他狡黠地眨了眨一只绿褐色的眸子，噗哧笑了，直到现在，只要一提到爱人，他的笑声里就流露出猥亵的音调，像是年深日久的霉斑重新显现出来一样。

“季莫沙！”莱奋生朝台阶上一个无精打采的小伙子喊了一声。“你过来看着燕麦，莫罗兹卡要出去一趟。”

马厩旁边，叫冈恰连柯的爆破手骑在一只倒扣着的马槽上，修补着皮驮袋。他光光的脑袋晒得黑红，脸色似打火石一般，深

色的胡子毛毡似的紧紧地粘在一块。他低着头补着驮袋，他用起针来好像挥舞草耙一样，强壮的肩胛骨在粗麻衣下面磨盘似的转动着。

“你这是，又要出去啦？”冈恰连柯问道。

“正是，爆破手老先生！”

莫罗兹卡挺身立正，举起手随便往什么地方一放，敬了一个礼。

“稍息，”爆破手宽容地说，“以前我也是像你这么愣。派你出去干什么？”

“屁事。队长让我出去活动活动。他说，要不然你在这儿能生出一群娃娃啦。”

“傻瓜……”冈恰连克正用牙齿咬断麻线，吐字有点不清，“苏昌的贫嘴。”

莫罗兹卡从棚子里牵出一匹马来。这是匹鬃毛很长的小公马，机警地竖着两耳。它长得很结实，毛比较长，跑得也快，样子像主人：也长着那么一对绿褐色的发亮的眼睛，也是那么矮小精壮，罗圈脚，也有点儿愣，但又很调皮，爱捣乱。

“米什卡……吁吁……你这个魔鬼啊……”莫罗兹卡一边紧拉着马肚带，一边爱怜地唠叨着。“米什卡……吁吁……上帝的小畜生……”

“要按你俩的脑袋谁的好使的话，”爆破手一本正经地说。“你就不应该骑米什卡，反倒是应该让米什卡骑你，那才是正理。”

莫罗兹卡跨上马，快步奔出牧场。

紧挨着河边有一条荒草丛生的村路。对岸是一片沐浴着阳光的荞麦田和小麦田。锡霍特—阿林山脉的蔚蓝色似乎在温暖的

水气中微微颤动。

莫罗兹卡是第二代矿工。他爷爷是一个受着他自己的上帝和众人欺负的苏昌老大爷，并且还是个农民；到他父亲手里就用煤代替了黑土。

莫罗兹卡出生在在二号矿井附近一座昏暗的木头房子里：那一刻嘶哑的早班汽笛正在呜呜地咆哮着。

“是个男孩？”矿上的医生从木房子里走出来，告诉做父亲的，生下来的是个儿子，做父亲的又重新问了一遍。

“那这就是老四啦……”父亲无可奈何地计算，“这个日子可舒坦啦……”

说完这些，他就穿上布满煤灰的防雨布上装，上工去了。

十二岁大的时候，莫罗兹卡已经习惯了听到汽笛响就起床，学会了推土斗车，说些无聊的、多半是骂人的粗话，灌点烧酒。苏昌矿场的小酒店几乎和井架一样多。

距矿井大约一百来丈的地方，是山沟的尽头，也是丘陵地带的起点。木质坚实的云杉长着一层苔藓，站在这里森严地俯视着整个村镇。每到了灰蒙蒙的有雾的清晨，原始森林里的马鹿便使劲叫唤，想盖过汽笛的轰鸣。装煤的平车，日复一日地沿着绵延不断的轨道穿过山岭间苍翠的间隙，越过陡峭的山隘，缓缓爬向康沟子车站。山脊上涂着黑油的绞盘卷着溜滑的缆索，由于经常的紧张而颤抖着。山脚下芬芳的针叶林里，胡乱造了几所砖屋，有人在那里不知为谁做着活，有几台“杜鹃”^[1]鸣着高高低低的汽笛，还有电力起重机嗡嗡作响。

生活的确是很舒坦。

[1] 一种小型机车，因为汽笛声像杜鹃叫声而得名。

在这种日子里，莫罗兹卡没有去探寻新的大道，而是走着前人走过的稳妥的小路。后来，他购置了一件缎子衬衫和一双喇叭口的小牛皮靴，逢年过节就到山村里闲逛。和山里的年轻人一起拉手风琴，跟小伙子们打架，哼黄色小调，把乡下的姑娘“带坏”。

在回去的路上，“矿工们”常溜到瓜田里去偷西瓜和圆滚滚的牟罗玛黄瓜，跳进水流湍急的溪涧里洗澡。他们快活而响亮的声音惊动了原始森林，惹得一钩残月躲在岩石后面艳羡地窥望。夜晚温暖的湿气在河上飘动着。后来，莫罗兹卡被拘禁到充斥着霉味、包脚布的臭味和臭虫气味的警察署里。这件事发生在四月罢工的高峰期，那时候，浑浊的地下水像矿下瞎马的眼泪似的，夜以继日地渗出来，没有人去抽它。

他被关进去倒不是因为他干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而只是因为喜欢信口开河。那些人想吓唬他一下，报着能从他口中打出带头罢工者的希望。莫罗兹卡和蚂蚁河上一批私酒贩子一起被关在一间臭气熏天的牢房里，对他们讲了很多淫秽的段子，却没有泄露罢工领袖们的名字。

后来，他上了战场——被编进了骑兵团。他在那里，像其他的骑兵一样，学会了对“步行的马”^[1]不屑，他挂彩六次，被震伤两次，在革命前兵役就完全被免了。

回家之后，他连续喝了大约两个星期的酒，后来跟矿上一号井的一个推车女工结了婚，她善良而放荡，也不会生育。他做事从来不加考虑，在他看起来，生活就像苏昌瓜田里滚圆的牟罗玛黄瓜一样单纯而毫无奥妙。

[1] 指步兵。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九一八年他带上老婆一起保卫苏维埃去了。

也不知是为了什么，反正从此以后他就不准回到矿上去了，因为苏维埃没有能支持下去，而新政权^[1]是瞧不起这类人的。

米什卡愤怒地踩着钉了掌的蹄子，橙色的马蝇在它耳旁一个劲儿嗡嗡地叫，钻进它的毛茸茸的毛里，直到把它叮了出血。

莫罗兹卡骑着马来到斯维雅基诺战斗区。克雷洛夫卡村掩蔽在长满茂密翠绿的榛树的丘陵中，不见踪影，沙尔狄巴的部队就在这里驻扎。

“滋——滋——滋，滋——滋——滋……”马蝇让人生厌地尖声叫着。

忽然，一个奇怪的炸裂声从丘陵后面滚过，把空气都震动了。接着，又响起第二声、第三声……好像有一头野兽挣脱了索链，在满是刺的灌木丛中乱跑乱窜。

“不要慌，”莫罗兹卡勒住缰绳，小声地说。

米什卡健壮的身子朝前一冲，乖乖地站立不动了。

“听到没有？打枪呢！”传令兵挺直身子，兴奋地小声说，“在打枪！是吧？”

“嗒嗒嗒……”丘陵后面机枪声响了起来。炮火像一根线，串连起别旦枪震耳的轰隆声和日本卡宾枪刺耳的哭泣声。

“快跑！”莫罗兹卡喊着，声音紧张而激动。

他习惯地把脚尖深深地伸进脚蹬，哆嗦着手指掀开了手枪

[1] 当时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政权。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高尔察克为首，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及远东建立反革命军事独裁政权，一九二〇年初被红军消灭。

套，此刻米什卡已经越过了发出爆炸声的灌木丛，向着山顶冲去。

还没有冲上山脊，莫罗兹卡就勒住了马。

“你在这儿等着。”他跳下马，把缰绳往鞍桥上一扔，说。米什卡是忠实听话的奴隶，用不着拴。

莫罗兹卡匍匐着爬上山顶。右边，有一队面目相同的小矮人，军帽上带黄绿色帽箍，排成整齐的散兵线，像阅兵时那样娴熟地绕过克雷洛夫卡跑着。左边是仓皇失措的人群，三五成群地在麦棚金黄的大麦丛中跑着，边跑还边用别旦枪还击。沙尔狄巴（莫罗兹卡根据黑马和尖顶獾皮帽看出了是他）暴跳如雷，便四面甩动着鞭子，但也拦不住人们。他还看见有些人在偷偷地把红带子撕掉。

“这群败类，是在干什么，这是在干什么……”莫罗兹卡喃喃自语，双方的枪击使他愈来愈激动。

在后面仓皇逃跑的那一小堆人中，有一个用手帕包扎着伤口的小伙子，他很瘦弱，穿着城里式样的瘦小的外套，笨拙地拖着步枪，慢慢地跑着。别人不想把他一个人丢下，明显是有意迁就他的速度。很快这一堆人越来越少，那个包扎着手帕的小伙子也被击中了。但是他还没被打死，几次挣扎着要站起来，要往前爬，他伸着手，嘴里还在喊着什么。

人们丢下了他，头也不回地快步跑了。

“这些坏蛋，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呀！”莫罗兹卡又说了一遍，他紧张地用手紧攥着满是汗水的卡宾枪。

“到这儿来，米什卡！”他喊了一声，嗓音突然都变了。

这匹小公马身上磨出了血，呼哧呼哧地扇动着鼻孔，轻轻嘶叫了一声，跃上了山顶。

几秒钟后，莫罗兹卡就像挥舞着翅膀的鸟儿那样在大麦田里飞驰。枪弹像马蝇似的，毫不留情地从头顶上嗖嗖掠过，躲在马背上常常像是落进深渊，大麦在脚底下拼命唿哨着。

“卧倒！”莫罗兹卡大喊一声，把缰绳甩到一边，一只脚用马刺拼命刺马。

米什卡不想在弹雨中卧倒，它四蹄腾空，围着那个头上缠着染着血的白绷带、仰卧着痛苦呻吟的人乱跳。

“卧倒……”莫罗兹卡厉声喊着，就差用嚼子勒马嘴了。米什卡那紧张得发抖的双膝一弯，卧倒在地上。

传令兵把受伤的人横放在马勒上。“痛啊，啊呀……好痛啊！”那人不停地呻吟。这小伙子脸色苍白，没有胡须，脸上虽然有些血污，却干干净净的。

“别嚷嚷，烦人的家伙……”莫罗兹卡低声道。

几分钟后，他松开缰绳，用双手托着马背上的人，绕过丘陵。

2 密契克

说实在话，传令兵第一眼就不喜欢他救回来的那个小伙子。

莫罗兹卡讨厌小白脸。他的生活经验告诉他，这种人都是些无能而又靠不住的家伙，不能轻信他们。不仅如此，从一开始受伤的人就表现出来他不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真娇气……”莫罗兹卡把这个昏迷的家伙放到李亚别茨的屋里的床上，用带着讥讽和傲慢的口吻说。“不过是蹭掉一层油皮，可就蔫了。”

莫罗兹卡还打算再说上一句刻薄点儿的话，但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词儿来。

“可见还是个毛头小伙……”他嘟哝着，语调里充斥着不满。

“别胡说，”莱奋生厉声打断了他，“巴克拉诺夫！夜里赶快把这个小伙子送到医院里去。”

给伤者把伤口包扎了。在他上衣的口袋里发现了少许的现金、证件（他叫巴威尔·密契克）、一封信和一张女子的照片。

二十几名神色阴郁、留着胡子、晒得黝黑的人，轮流着细细观察了那个披着浅色秀发的少女的动人脸庞，又害羞地把照片放回原来的位置。伤者昏迷不醒地躺在床上，嘴唇苍白而僵硬，两只手直挺挺地放在被子上面像死人一样。

在天色灰蓝的闷热的午后，人们用颠簸的大车送他出村，他都没有感觉到，他苏醒过来时已经躺在担架上了。开始他感觉自己是在平稳地晃动，后来又同样朦朦胧胧地觉得头顶的星空在飘

浮，然后，这两种感觉就交织在了一起。模模糊糊的没有视觉的黑暗，从四面八方笼罩来，清新而又像用酒浸泡过那样强烈的针叶和腐叶的气味飘了过来。

对这些小心翼翼平稳地抬着他的人们，他油然地生出一种沉默的感激之情。他想和他们说话，但是嘴唇只是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就又昏迷过去了。

密契克再一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白天了。烟雾缭绕的松树枝头上，明亮而慵懒的日光若隐若现。他静静躺在树荫下的床上。右边站着一位直僵僵的、瘦高的男子，身上套着医院的灰套衫，还有一个温柔文静的女性的身姿，她向病床俯下身，两根泛着金光的亚麻色大辫子，从脊背滑到前面来。

她文静的身姿、迷茫的双眼，温柔的发辫、温暖黝黑的双手——让密契克首先感觉到的是一种带着目的的然而却无所不及的、几乎无边无际的善良和温柔。

“我这是在哪儿？”密契克柔声问道。

那个瘦高挺直的男子，不知从上面的哪个地方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粗糙的手给他把脉。

“没什么问题……”他平静地说。“瓦丽亚，去准备一下包扎用的东西，再喊上哈尔谦柯……”他顿了一下，又毫无征兆地添了一句，“你就一道儿做了吧。”

密契克忍着痛微微睁开眼睛，看了一下说话的人。那人长长的脸上肤色黄黄的，凹陷的双目炯炯有神。那双眼睛冷淡地盯着他，一只眼睛突然枯燥无味地眨了眨。

当粗硬的纱布塞进干了的伤口时，真是疼得厉害，但是密契克没有叫痛，因为他一直感到有双女性的手在亲切而小心地抚摸他。

“这下子可不得了了。”包扎完毕，瘦高的男人说，“三个小窟窿，可不是闹着玩的。头上倒不碍事，只是蹭掉一层皮。一个月要是长不好的话，我就不姓斯塔欣斯基了。”他稍微活跃了点，手上的动作也快了些，只是看人的眼神还是忧郁的，右眼还是照样地眨巴。

他们帮密契克把脸洗了。密契克用臂肘撑着抬起身子，看了看四周的环境。

有些人在一座圆木筑成的小屋旁忙碌着：一道袅袅上升的蓝色轻烟从烟囱里冒出来，屋顶上渗着树脂。一只身躯庞大的啄木鸟，用黑色的嘴在林边认真地啄木。一个神态安详的小老头，留着浅色长须，穿着医院的罩衫，拄着拐杖，怡然自得地望着这一切。

在老人的头顶上，木屋上空以及密契克上方，是一片原始森林特有的静谧，弥漫着树脂的芳香。

大约三周以前，密契克把路条藏在皮靴里，手枪装进衣袋里，出城去了。他几乎想像不出等待着他的是什么。他兴致勃勃地哼着城里面流行的欢快小调，每根血管里的热血都奔腾着，期待着战斗和活动。

以前他只是从报纸上认识到山里人^[1]，穿着仿佛是用硝烟和英勇事迹制成的服装，活灵活现地站在他眼前。由于这些新奇而大胆的想像，以及对那位浅色头发的姑娘怀着痛苦而又甜蜜的回忆，他的脑袋胀胀的。

她的早餐一定还是像往常一样就着饼干喝咖啡，用皮带绑着包蓝皮的课本去上学……

[1] 指游击队。

快到克雷洛夫卡的时候，几个平端着别旦枪的人从灌木丛里跳了出来。

“你是干什么的？”一个尖脸小伙子问道，他戴着水手帽。

“哦……是从城里派来的……”

“有证件吗？”

他不得不脱下靴子，把路条拿出来。

“社会……革命党……滨海……区委会……”水手念着，音节都分开了，有时用大鸢般尖利的目光瞧着密契克。

“唔……”他拉长声音含糊地说。

突然，他脸涨的通红，一把揪住密契克的上衣领口，用紧张、刺耳的声音吼起来：

“你竟敢，这下流胚子……”

“怎么了？怎么了？”密契克乱了阵脚。“看，这儿不是么——‘极端派’^[1]，您接着往下念呀，同志！”

“打他！”

密契克被狠狠地打了一顿，武装也被解掉了，几分钟之后，一个头戴尖顶獾皮帽的人站在他面前，那人的一双黑眼睛似乎能把人从头到脚后跟都烧穿。

“他们没弄明白……”密契克神经质地嘟囔着，断断续续地说，“‘极端派’不是在那上面写着的嘛……请注意……”

“好，证件让我瞧瞧。”

戴獾皮帽的人直勾勾地盯着路条。在他的目光下，团得皱巴

[1] 又可译为“最高纲领派”，俄国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恐怖派集团，于一九〇四年脱离社会革命党。他们用表面的“左”掩盖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本质。